

红尘画卷

徐海林

把敬仰送给天下父老



作家走笔

祁娟

当红叶
浸染黄岗时

早听说过黄岗红叶的盛名，也从去过的人那里捕捉到一些令人神往的讯息，但终究不如亲自到那个地方来得更真切，因为我们记忆中的深秋，大部分树木的叶子凋零，全然没有了往日的青春气息，那么黄岗黄栌的叶片呢？它在这个季节所呈现出怎样的姿态，才被称之为“红叶之都”呢？我在心里展开了无数个想象和揣测。

直到有一天我真正地走进桐柏黄岗的红叶园之中，近距离地感受它，经历了无数个想象之后叠加的思绪，在面对那一刻时，澎湃飞扬得无法控制。

十月底，天空晴朗，碧空如洗，凉风习习中，我和几位友人在桐柏文化研究所马主任的带领下，一起驱车去了黄岗看红叶。六十来岁的马主任风度儒雅，谈吐不凡，致力于淮源文化的研究和雕琢，主编一本与之有关的杂志，刊登一些古代、近现代和当代名人雅士以及作家们的文稿，而这些稿件的内容大多与桐柏的历史风物有关，每一粒文字都透露出对家乡的深情和赤诚厚爱。

百年之后，我们经历过的，看到过的，只有通过文字留存，而不朽的也只有文字。马主任微笑着转头望着远处的天际说道，还有那些引人的风景，如同留存的史册如同留存的文字一样，静默深沉却伟大。去看看红叶，你也许有别样的感受。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深邃的高空正有几朵白云悠闲地飘浮着。轿车不疾不徐地行驶在蜿蜒却平坦的道路上，据悉我们正通往一条幽静神秘的红叶地带，那里有着古老动人的传说，有大量的盘古文化遗址、与西游记有关的奇石景观和地名。窗外的天空不时地有群鸟飞过，路两旁有茂盛的乔木成片成片地映入眼帘，它们依然如春天或者夏季的茂盛模样，或许是一些乔木常绿，或许是桐柏特殊的地理位置，使得黄岗这里的丘陵山坡近看或者远观，入眼即满目苍翠，在慷慨的阳光下，看起来仍然是绿意盎然。

恍惚间，我竟忘记了现在已经是深秋，是即将和冬天接轨的季节。

终于到了目的地，车泊在了半山腰的停车场。舒展了一下身体，我的双脚便迫不及待地跟着同行的友人，跟着他们的步伐，顺着山坡拾级而上，要进入黄栌树的红叶之间，认真地观赏。石头阶梯缓缓地向上延伸着，黄栌列兵一般排在山上的每一处，它们的叶片近看，椭圆形油亮发光的是绿色，红色的质地如纸张却坚韧，颜色各异，深红，浅红，玫红，明黄中晕染着火红，光照下的黄栌叶子脉络清晰，带着淡淡的草木清香，迎风而立。树下三五成片地长着紫色的雏菊，轻轻地摇曳着纤弱的茎秆，在光影中像星星般眨着眼睛。其实感觉也没走多久，就踏上了观赏的亭子。那是矗立在山顶的一个八角亭子，镂空和彩绘图案簇拥在红叶之巅，它遗世而独立的样子令人遐想。

站在亭子里举目四望，我好像看到的是一幅巨大的油画，这油画绵延不断且丰美多姿。画面上有的地方绿色被红色如绸带般缠绕，有的在绿色中如红色的宝石般点缀和闪烁。嘿！说它们是红色的宝石一点也不过分，那些毛茸茸的绿透出的柔软，和阳光照耀下反射出的红色碰撞出夺目的光泽，没有其他成分，只有红和绿，颜色那么分明，还有大片大片烈焰般不含一丝杂质的红，正铺天盖地，浩浩荡荡，一望无际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倾泻下来。

山岭沟壑间绵延数十里的红叶还犹如一匹锦绣璀璨的绸缎，华丽斑斓，太阳的光线在朝阳和背阴间转换，制造出犹如波涛般的曲线颜色，红！各种红明暗起伏不定，在时间和空间里变幻莫测。天空越来越澄澈，哦！这样的秋色来得浓烈而热情啊。更远的城市和村落，都淡淡地若隐若现，似乎被一阵风吹得更远。一切都显得冷冽和沉静，在这样的秋天，让人置身于仙境一般，心底充盈着满足，远离了尘世的喧嚣，不自觉地，堕入浪漫和喜悦之中了。

我有些惊呆了。我被震撼到了。更多的是为那大片的红，被它们动人心魄的颜色所震撼。

不由得想起了黄岗红叶有关的传说，有说这些红叶是盘古开天辟地时的碧血染红的。而另一种说法，则是抗战时期，杨靖宇将军曾率领百余名抗日战士浴血奋战在黄栌林中，百余名的抗日英雄血洒黄栌树林，是他们的热血染红了叶子。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经历霜打后的红叶更红更美，桐柏曾是豫鄂革命重要的红色根据地，黄岗红叶林脚下，曾有无数的革命先烈在这块土地上流血奋斗，所以，我宁愿相信，这片热土上，这片美好红叶的颜色，是用先烈们的鲜血染成的。

除了红叶，这里还有诸多奇景点：自然天成的巨石惟妙惟肖、飞来石风吹倒、月牙石状如月牙、恰似黑熊的二熊望月石、西游记人物群像石，还有排列有序的石柱瀑布群等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红叶景区建成了游客服务中心、铺设旅游步道，建设观景亭、游廊、停车场、环保厕所，并完善了配套服务设施，还在周边的村庄，开办农家乐餐馆、土特产商店、采摘园等一百多家，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，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。这与当地的建设者和劳动者们上下一心、群策群力是分不开的。

离开黄岗的时候，天气陡然变冷，但我看到满山的红叶都在随风舞动，竟如此可爱可敬，就如先驱的姿态，更加当代万个奋斗在大地上的人们，他们前赴后继，生生不息，构建着幸福的家园。

而那一刻的我，也变得仿佛同他们一样，灵魂被一腔热血激荡着，纯粹，有力，忘记了旅途跋涉的疲惫。②5

三姑走了，很安详地走了。

几天前，我还到医院去看她。人已痴呆，间歇性的那种，所幸，在老表们的提醒下，她还能记得我的名字。

“是林啊！”她仍然那么亲切，像小时候唤我一样。尽管只三个字，但后面却拖长了感叹号。我感觉，她似乎没多大气力了。

我问她，吃饭了没有，她说，吃了，问吃的啥，她说，吃哩玉米糝。但表妹说，她并没有吃饭。问她今年多大岁数了，她说88了，实际上，表妹说，是89周岁。再接着，她就不想说话了。看样子，只想睡觉，我也就不再打扰。我们老表们说着有关她病的话，她却合上眼皮，睡了。

离开病房，我心里感觉，她的生命，已临到尽头了。但真没想到，就几天的工夫，她说走就走了。

也许是灵魂使然、感情使然，那天，在医院里，在病床前，她有意无意把手伸给我，我双手接住了。她想攥我的手。我感受到了她的无力。

我摸着她干巴的手，摸着她僵硬的手臂，看着她黑黑的、老褶皱的皮肤、布满沧桑的脸，仿佛丈量到了她一生走过的路。

没想到，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她，最后一次跟她说话，最后一次摸她的手。

三姑是标准的女强人一个。她个子大，人们都叫她“徐大个儿”。年轻时，姑父在北京工作，一年不能回来两趟，五个子女，吃喝拉撒，还有一家六个人、十几亩的地，都是她一个人在料理。无论是掌鞭犁地、踏耙地、扶耩种地，拉架子车一车车往地里送土肥、化肥，把成熟的粮食从地里拉到场里、晒

干，再拉回家里、拉到公社粮管所缴公粮，都是她一个人干的。后来随着孩子们长大，才多少有了帮手。

姑父退休后，终于能给她搭个手了，她可该享几天福哩，可时间不长，姑父63岁那年，就得病去世了。

三姑很有家教、家法，孩子们都很正干，一个个小家庭日子过得都不错，孙子外孙们也都很上进，她心里很踏实，也很开心。尽管如此，她仍经常唠叨孩子们，生怕孩子们做错事。这次摔了一跤，也许是上苍有意，是想让她歇歇心哩。因为只要她活着，就没有心闲的时候。

在送三姑走的那天，我走进了那个大院，那是三姑生活了一辈子的大院。他从我们徐家来到孙家，一直就住在这个院子里。孩子们盖了楼房，想让她搬进去住，她不说，说楼房没有这院子住着舒服。孩子们想接她到城里住一段时间，她不说，说那房子太高，没有院子。但孩子们都清楚，她是把福留给孩子们，却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。从三姑身上，我再次感受到天下父母纯纯的心灵，难怪俗话说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啊。

看着三姑年轻时微笑的照片，我的思绪回到了从前。

小时候，过年过节，我总要和大人一起，挑着油馍筐，步行十几里地，去三姑家走亲戚。星期天、节假日也会翻坡架岭，去“蹭吃蹭喝”。

那时农村生活都很艰苦，因为姑父吃国家粮，她家条件要比俺家好得多。每次我过来，有啥好吃的，她都会拿出来给我吃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，有一次，我和爱兰姑一起去她家，吃午饭时，她喊我到厨房，我一看面条已盛好，她小声对我说，给你多盛俩鸡蛋，你先端去吃。我留意到，爱兰姑碗里两个荷包蛋。但我在吃的时候，发现我碗上面两个，面条下面还藏着两个，而三姑碗里一个都没有，她把自己那一份都给我吃了

啊。我心里记着三姑的好。后来才领会到，三姑知道俺家生活不好，是担心俺正长身体，营养不够，在有意照顾。

那些年，哪家大人，冬天戴顶“火车头”帽子，是件很排场的事。我们庄里，几十户人家，起初也就两三个大人戴着。有一年春节大年初一，我发现父亲也戴上了“火车头”，很惊喜，也很纳闷。我知道，凭俺家的情况，父亲是不会花这个闲钱的。一问才知道，是三姑给姑父交待，姑父春节前从北京特意买回来给父亲的。我感受到了三姑和父亲间的姊妹情谊，尽管三姑和父亲是一个爷的堂姊妹关系。

我也想像戴试试，父亲就卸下来，戴到我头上。母亲拿来镜子，我照着、看着，尽管太松，但一扭正，就是排场。

三姑平时多喜欢和父亲交流，我总感觉交流的都是种庄稼的事。但后来，我听到他们说的多是俺孩子们的事。当时不懂，后来才明白，他们最挂心的，就是咋把孩子培养好，让孩子们走出农门，走出贫穷。

如今，兄弟姊妹们，都走出了农门，在城里买了房、买了车，过上了好日子。我们都知道，此乃上苍恩赐，更是父辈、祖辈积德、积淀的结果。但我们的儿孙，是否能明白幸福的来路？又是否能给后人铺垫好路子？

你是谁？从哪里来？到哪里去？人生三大哲学问题，摆在面前，值得一代代人深思。

秋风吹动，我站在三姑坟前，点燃纸、香。纸烬飞舞，香气缭绕，我看到了三姑在那个世界里的微笑。我捧起一把把新土，小心翼翼，轻轻地向那个世界撒去，覆盖着那个世界，也覆盖着三姑已去的灵魂。

秋日金黄，我在祈祷，连同我的敬仰，一同送给三姑，送给早她9年而去的父亲，送给天下所有的父老。②5

人间烟火

万平

宴



从一个足以说明身份的公文包里拿出塑料袋装着的鸡蛋和包子，又变戏法似的拎出两杯豆浆，豆浆悄无声息地顺着塑料袋的边角流到牛皮公文包里，滴滴答答……我哥仿佛看见了，仿佛又没看见，连擦拭也没有，放在茶案上。旁边上好的龙涎香斜斜在一个古铜色的小香炉里氤氲半天，终于舒张地逸出来，在你眼前撩一下，四散开来，又找不见了，只感到一阵子一阵子的弹意和莫测高深的意味。

茶水自然是讲究的，那茶盒里有黑茶，白茶，红茶，绿茶，黄茶，乌龙茶。黑茶有重庆沱茶，六堡茶，安化黑茶，泾阳茯砖茶，雅安藏茶，老青茶等。白茶有白毫银针，白牡丹，贡眉，寿眉，月光白，政和白毫

银针等。红茶有祁门工夫红茶，正山小种，金骏眉，银骏眉，九曲红梅，宁红工夫茶等。绿茶有西湖龙井，碧螺春，黄山毛峰，信阳毛尖，都匀毛尖，六安瓜片，太平猴魁等。黄茶有蒙顶黄芽，君山银针，霍山黄芽，广东大叶青，莫干黄芽，平阳黄汤等。乌龙茶有铁观音，黄金桂，金萱乌龙，凤凰单丛，永春佛手，漳平水仙等。各种茶琳琅排列，雅致地躺在檀木盒里，上面用金字小楷一一点缀。

窗户外安置了一架古琴，因了古琴的曼妙主人不在，代替她的是头顶音响里播放的悠悠古乐，听来仿佛置身于烟雨蒙蒙的漓江边……

形式感足以震撼的一顿晚宴。我哥开吃了，边

吃边聊，谈笑间，檐檐灰飞烟灭，故国神游，平生华发。谈中国经济软着陆何去何从，谈俄乌战争怎样收场，巴以战争如何应对，成渝战略定位对我影响……湖光山色，胸中丘壑，乾坤转移，辗转腾挪，纵横捭阖，粉墨人生，指点江山。说者动心动容，国家民族脊梁责任在肩，听者如雷贯耳尊崇不已，忽而一口包子噎住了，吸一口豆浆逼迫下肚，缓过劲来从容侃谈……

忽一拨人又齐到茶室，小茶碗一字排开履行使命，豆浆下岗，绿茶奉上……众豪杰和我哥共商研讨中原经济崛起之使命战略定位……

龙涎香有着与生俱来的海风的咸腥味，又带有枯木的沧桑气，细细品闻，还有草原的奶香，组成一种独特的气味，高级且深邃，就像我哥和我哥的极繁而又极简的晚宴一样，繁者似有前言，有序段，有章回，还有续篇。简者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不改其乐！有此晚宴繁简相得益彰，静怡而激情，肃穆而升腾，不囿于现实困顿而又充满情怀理想。

已是夜重，一拨人马刚谈个脉络，又有两个稳健之人如约而至，似语未语，拟胸中种种丘壑跃跃欲试，见神情，更有要事国是，赶忙起身告辞，留空留余。八千里路云和月，莫等闲！

幽亭春尽共为欢，印绶居身是大官。迹迹岂劳登远岫，垂丝何必坐谿端。诗联六韵犹应易，酒饮三杯未觉难。每况襟怀同宴会，共将心事比波澜。风吹野柳垂罗带，日照庭花落锦纨。此席不烦铺锦帐，斯筵堪作画图看。

走出茶室，仰望星空，天上繁星点点，如烟绽放，繁华辉煌，锦绣未央，穹庐笼罩所有的精神、现实和向往。

四处巡迴，皆无依靠……②5

往事如烟

皮书旭

我的家
经得起打听

这么多年，无论是红色家风，还是身边那些道德模范的良好家风，总是时时感动着我，激励着我，羡慕他们有那么好的家风，而我的家风呢？

“一户人家要经得起打听”——从小到大，我的爷奶、我的父母，在讨论邻里矛盾、家长里短、子女婚姻时，总爱用这句话做开篇和结语。“经得起打听”看似只有五个字，但越想觉得内容越多；这家家庭氛围如何、这家为人处世如何、这家总体条件如何等等。

有这样几件小事，我始终记忆深刻。其中一件便是奶奶的第一碗饭。2001年，患帕金森综合征的父亲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，需要母亲照顾，而

90多岁的奶奶却坚持要和父母生活在一起，所以每次回家，总能听到我娘的唠叨，“我这伺候一个不能动的就难了，这老太太咋说就不去你叔家啊”，然后给我奶端上这一顿家里第一碗饭……

还有父亲始终扣得整整齐齐的风纪扣。从我记事起父亲每次出门总是穿一件中山装上衣，而且总把风纪扣扣得整整齐齐。幼时的我有点不理解，穿中山装就穿呗，为啥要把风纪扣扣上？显得那么刻板。还记得2004年父亲弥留之际，让母亲把他的党费证找出来，交给大哥，当时我们都有点不懂，直到他指着母亲让掏出现金的时候，我们才恍然大悟……

回忆这些，如今明白：奶奶的那第一碗饭，既是中华传统文化“孝道”在母亲身上的体现，又是她“以礼为先”的无言教导；父亲的党费证则教会了我忠诚担当、初心不改。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虽讲不出这些大道理，但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影响着孩子，养成了我们姐弟6人兄弟弟恭、父慈子孝的良好家庭氛围。而我也将他们润物细无声的教导，用在了对我的孩子的教育上，通过不同方式的沟通，养成了孩子的严谨细致的学习态度，养成了孩子与人为善的好品格。这是家庭的传承，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家风吧。②5